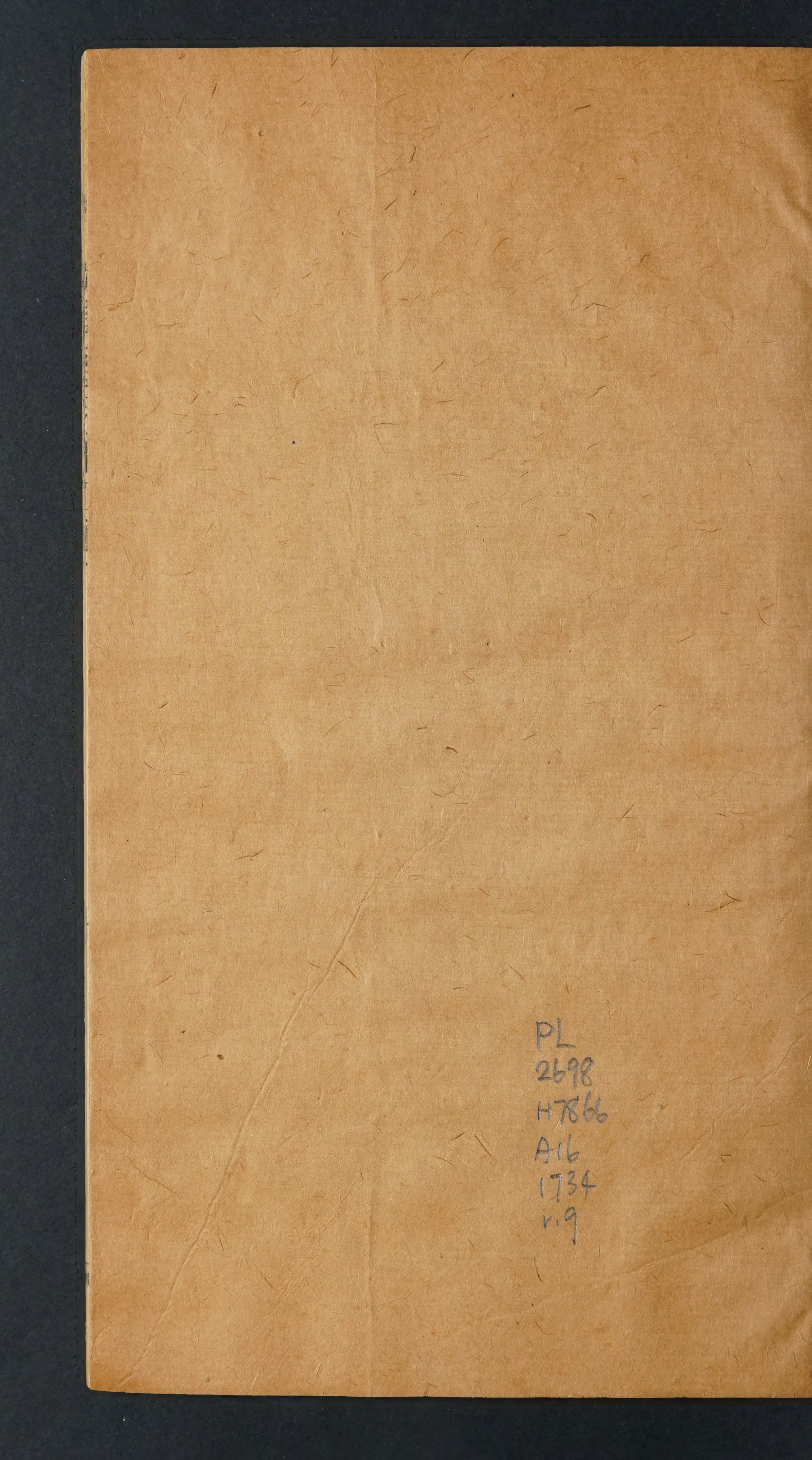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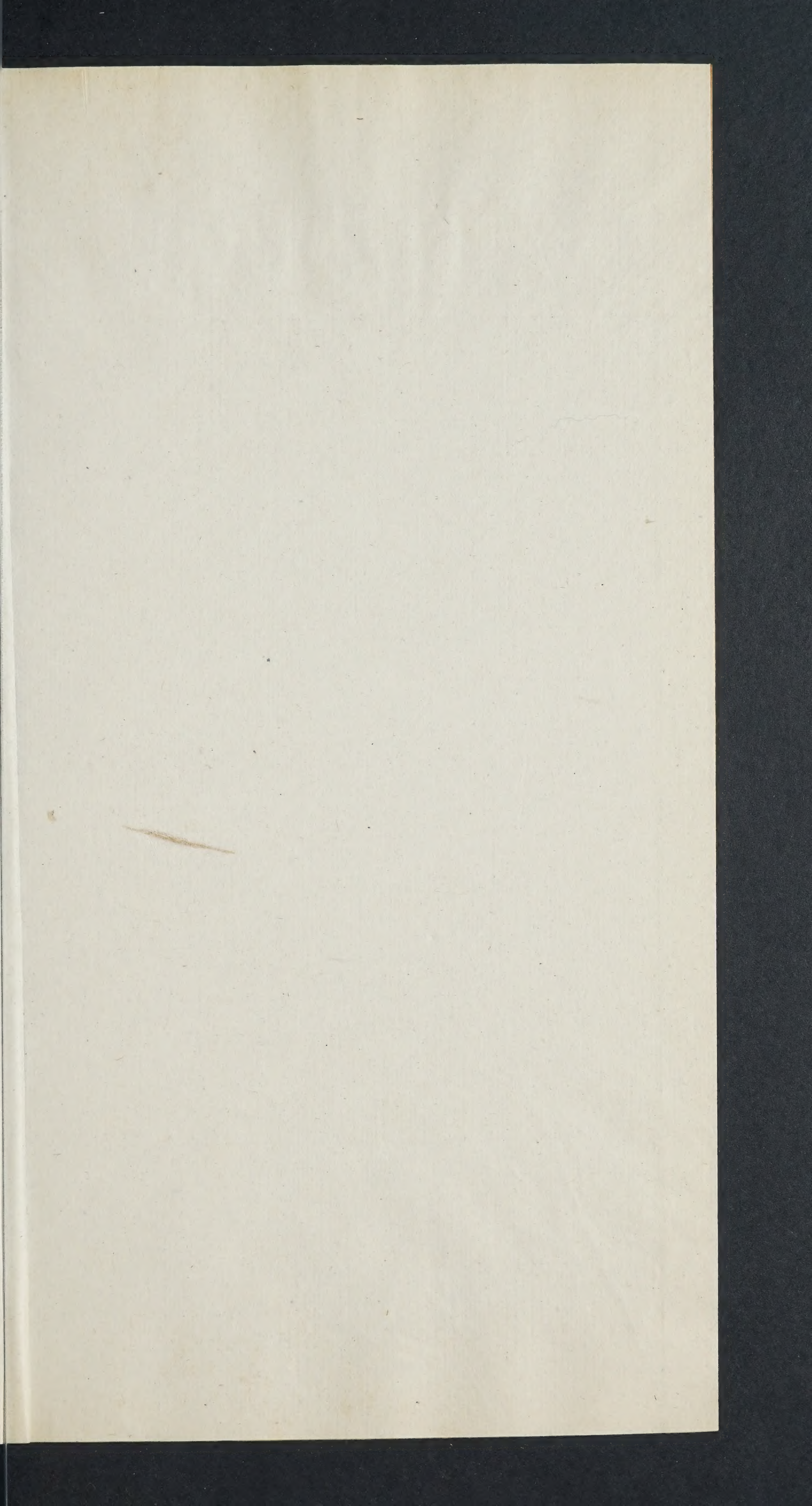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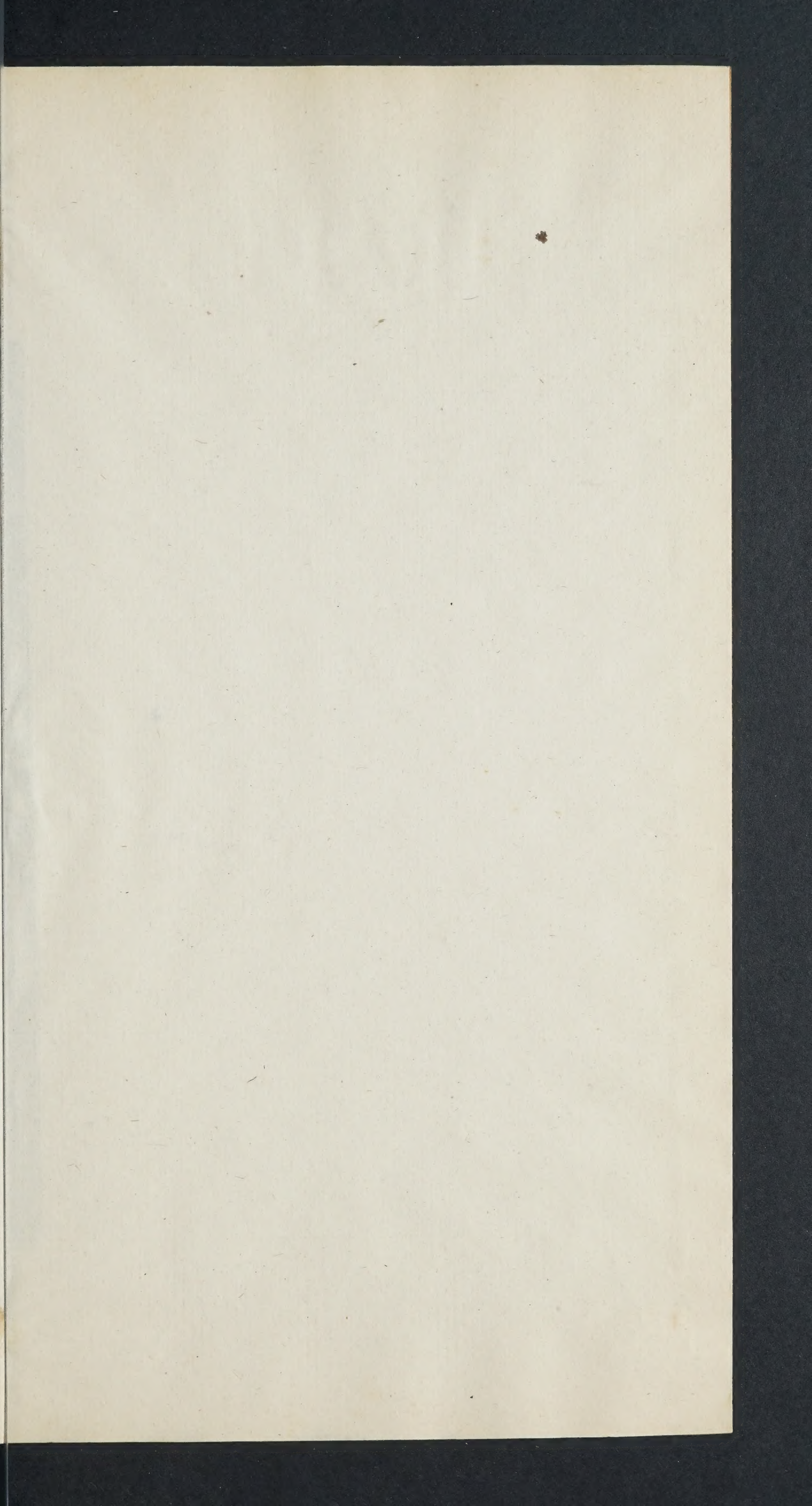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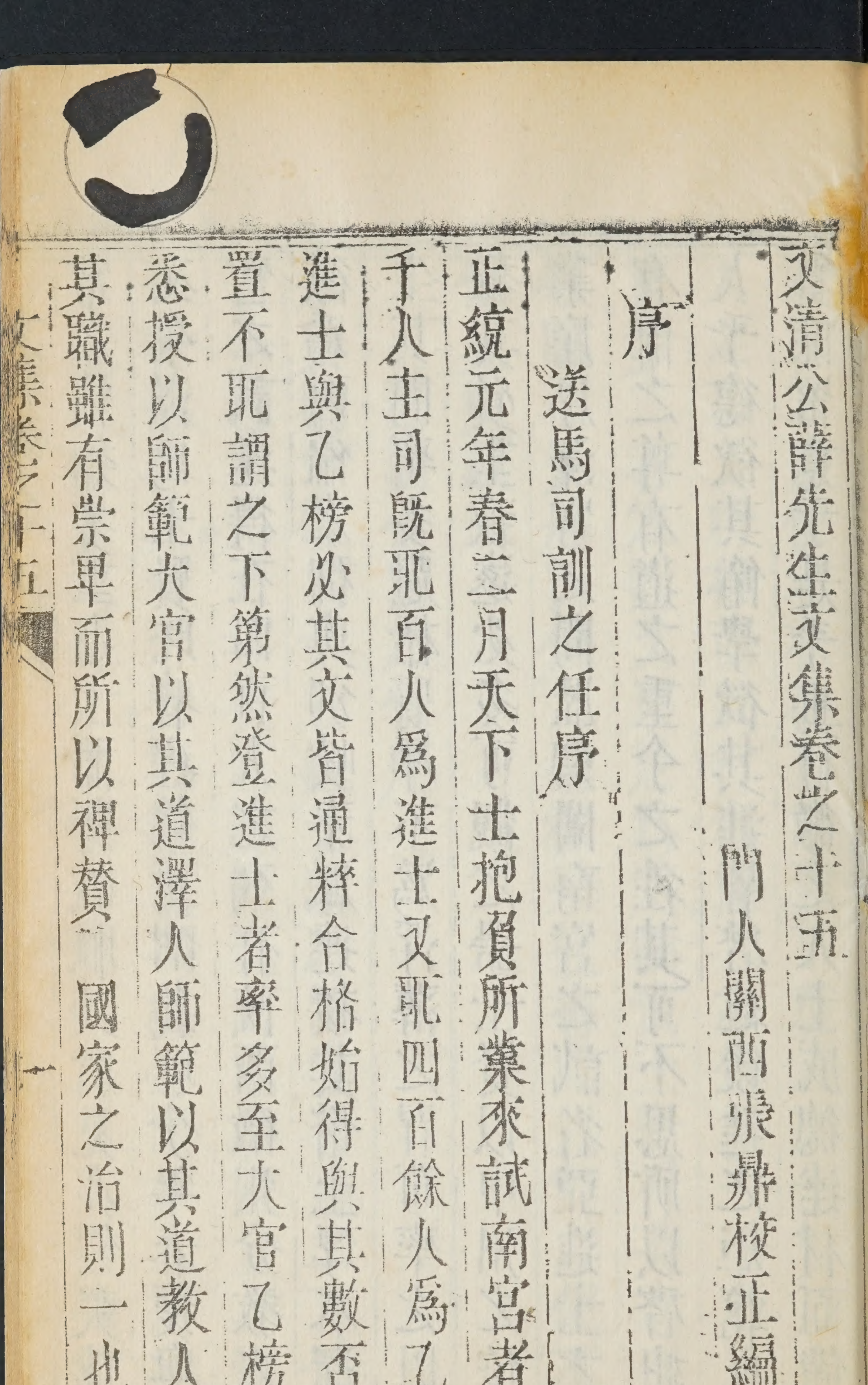




其職雖有崇卑而所以裨賛國家之治則一也嚮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序

送馬司訓之任序

正統元年春二月天下士抱負所業來試南宮者僅千人主司既取百人爲進士又取四百餘人爲乙榜進士與乙榜必其文皆通粹合格始得與其數否則置不取謂之下第然登進士者率多至大官乙榜則悉授以師範大官以其道澤人師範以其道教人是其職雖有崇卑而所以裨贊國家之治則一也謂



常之情類多重進士而薄教職其所見亦偏矣哉吾友榮澤馬士賢耽嗜經籍薰酣義理今年春獲與南宮之試遂得在四百人之列有陝西徽州分教之命徽爲西偏之郡與邠岐秦鳳連接其俗土厚水深士生其間率多魁梧質厚不爲浮薄之習苟率之以正教其負重致遠必多可觀之器士賢以中州之俊秀業庠序澤宮之間歷鄉闈南宮之試名登進士之列有師之尊有道之重今之往其可不思所以啓廸其人乎德欲其備學欲其進皆啓廸後進之矩範也士賢能留意于是乎異日徽之人士成德達材而備

國家之爵使者亦在百司澤下及人則士賢以道教人之功又將推而爲行道學人之效彼一偏之見輕重乎二者之間又果足爲定論哉士賢有英志既得教職而又居西偏之遠郡余旋書此以觧之使不爲偏見所惑云

送劉僉憲之任序

余與劉均敬爲辛丑進士當時同登者蓋二百餘人于今已十六七年矣宦跡升沉出處參差豈非窮通皆有命存其中乎然窮通自爲窮通而非人所能爲窮通也劉君爲御史于余爲先進其爲人謙謹敏達

平居與人處退然不自滿若易可爲人所動者及其于義之可否則毅然若萬夫之勇不可以私奪至其所糾彈視其人如何初無所避忌由是勁節能聲大爲中臺諸公所稱道　聖天子龍飛之初進退藩臬大臣擇人無間秩次惟其人則授使君之劉君遂陞西川按察司僉事蜀人之游宦京師者咸謂蜀地僻遠民苟不得其有自理爲難惟憲臬得人則雖窮州下邑荒山深谷之民皆得伸其抑而達其情劉君以如是之才而爲吾邦之憲臬吾蜀之民又焉有不得直者乎于是相率來請文以贈之余與劉君以同年

同官之契雖蜀中諸公不有請猶將贈以言況其請之勤乎蜀自昔稱爲沃土大郡知其郡者若趙抃張詠輩皆有聲于當時我 皇明混一寰宇篤近舉遠雖遐陬僻壤視之一如輦轂之下況如蜀之大郡乎是宜選用岳牧必愼其人而憲臬又爲綱紀之司非岳牧者比而劉君以選者居之其必大有所設施滌濯奸汚慰柔良善條章布于几席之上而令自行于萬數千里之溪山劉君聲稱之美將與古人頡頏而蜀人得其直誠如蜀中諸公之所論矣夫以二百人同登升沉出處不齊而劉君得其通者之一乃有內

外憲臬之顯揚豈非君子之幸歟然命之通固幸矣使非以義制之則清議將有所指摘吾恐命雖通而亦君子之所弗取也唯劉君不然在內臺時既有聲蹟今之徃也又將如蜀中諸公之所期望命之通而不失義之正者其惟劉君乎余與劉君有交契之好故于蜀中諸公來請既告之以命復申之以義而因以寓忠告之意云

送建昌尹陳繼賢序

昔明道爲邑嘗書視民如傷四字于座右夫以大賢爲政必視民如傷則其慈良惻怛愛民之心出于至

誠而自不能已者爲可知矣今之爲令者曰字民字者養也養民而能以古人之心爲心則民焉有不得其所者哉南康爲江右之名郡建昌于南康爲大邑昔濂溪以道學爲二程之倡紫陽以道學接二程之傳二君子皆嘗宦游其地則其流風餘韻被乎里閭入乎人心至今必有尚未泯者士君子幸而受理天子之明命往宰其民夫何爲哉亦惟景行前哲推慈良惻怛之誠心以及其民焉耳衡陽陳繼賢氏由科目進身初知沛縣後知睢寧皆有惠政今丁內艱起復知建昌建昌張惟明登進士與余爲同年爲御

吏與余爲同官喜得繼賢氏知其邑也來徵言以贈其行夫明道大賢也其爲邑無適于愛民如傷南康又爲道學君子過化之地周程朱子氏同一道也繼賢之往復何待于他求也哉亦惟質諸簡冊詢問故老求周程朱氏所以設施者如何所以愛民者如何苟能企而慕之又以程子所箴戒者書于座右時自省焉則慈良惻怛之心出于中及于民油然而有不可遏者矣余既以是復惟明因以爲繼賢之官之規

送李廷賢之廣昌序

安陽李廷賢少登高科年未弱冠即爲人師初任于

田司訓懁懁教人于經義或有所疑必辨析其所以
然必歸諸至當而後已其門下士由科目進而備任
使者前後相望官滿調官真定府庠真爲大郡而郡
博又爲屬邑校庠之所儀觀廷賢能慎所操持教人
之功尤加勤于在玉田時今年春天官最其績陞授
山西廣昌教諭京師之交游咸來徵文以贈之余昔
待先人教玉田時得與廷賢交情好最密雅知廷賢
擁臯比振木鐸者今十八年矣其所至教有成績而
人材輩出今又陞典廣昌之教廷賢必能移所以教
玉田真定者以教其士子行見山右之庠薦書掇巍

科者皆出于廷賢之門昔胡安定教授蘇湖間因人成就故弟子見用于當時者或治水利或治算數皆有實用廷賢教人之蹟既歷歷在人耳目今之往益當思前賢所以教人者必求實用不事空言他日弟子散在四方不徒循循雅飭不問可知其爲廷賢弟子又皆有實用如安定之門人而廷賢善教之名與之同爲永久矣廷賢其勉之

送鄞縣張大尹序

國家重親民之職數選京官之有才望者出補其缺誠以民之饑寒疾苦守令皆得親察其情而彰恤之

為之長者能以父母愛子之心愛其民則民焉有不
得其所者哉吾友清江張公始以進士擢官御史嘗
按歷江南端謹清白之行洋溢人耳目其在内臺則
又議論慷切人望其儀刑可知其為君子未幾丁外
艱起復方值　國家選京官補守令遂知浙江之鄞
縣鄞大邑也戶不下數萬家而其俗富者或兼併侵
漁小民至不能有以自立所貴乎良有司者為均其
利而使豪横不得以肆其志貧者亦得以遂其生公
于南方之土風素所詳悉又以風紀老練之才治此
大邑誠欲推父母斯民之心以仁其民必先去其蠹

賊如前所云者可也公可不留意于此哉古之將大用其人必試之治民我　國家立法用賢必古之稽近年京職之為守令有聲于外任者往往徵補內職公輟風紀之榮膺民社之寄建事功馳聲譽入膺顯擢之漸將兆于此行慎勿以出入遠近介意而忘所事也于是乎書

送陳御史致仕序

全節人之所難全晚節尤人之所難君子之仕也執顯于身名加于時而或為外物之紛華幻惑移其素志者有焉此全節人之所難也有能卓然不為前所

云者易其心固能全其節矣而或年已至而猶不能
忘情于進退之間此全晚節尤人所難也　國家著
引年之典所以優老養恬厲臣下之節至矣人苟及
其年即自引而去豈非能全晚節者然哉陳公少有
聲大江之西自登進士即官御史去來不離御史者
將二十年其論列時宜推讞疑獄按歷藩岳蹤迹明
愼勁直之節揚遠照邇而清白之行如良玉瑩潔尤
爲人所推服不易其心而全其節者陳公直其人哉
今陳公官滿九稔年未七十八之年此亦孰不欲少緩須
臾以冀所得而償所願哉陳公乃能欽服　國章即自引

去可謂無愧于養恬退厲臣下之義能全節于晚年者陳公又直其人哉人得于彼或失于此陳公獨能始終一節白首無愧豸冠繡服輝映里閭斯固足以見我 國家優禮臣下如天之恩有不可名言者又可見士君子之出處去留必歸之義斯可爲晚生後進盡節事君之法于是乎言

送太僕馬寺丞致政序

正統元年春行在太僕寺寺丞滎陽馬公有容以年將七十拜疏于朝乞致政歸鄉里 詔許之行有日矣太僕卿諸公咸謂公生値 盛世自弱冠時已著

以詩書致身顯仕其提刑尙判毗政大府以分符踐
右皆有政蹟歷歷在人耳目間逮今白首饗其榮名
厚祿三十餘年昔受 先帝之命封其身及其先父
得蒙今 皇上之恩俾遂其子孫之養盖公實荷
列聖之寵榮其際遇一何盛哉昔疏廣受楊巨源以
年老去歸其鄉當時後世相傳以爲盛事況如馬公
者仕以義退以禮其事與古人豈相遠哉又曰昔二
疏楊司業去也不有班孟堅之傳韓昌黎之詞其事
亦將湮沒不傳矣今公當 國家全盛之日而得遂
歸老之願其事美矣不有篤古者文以張之亦何以

垂厥美于不朽哉遂相率來徵辭以道其行余猶記侍先君子游滎陽時尚少已識公今四十餘年于公爲故人是其去也自宜有贈况如太僕諸公稱道公之仕之去得饗其全福而追美于古人如前所云者則余焉得已于言乎雖然太僕諸公所以稱道公者至矣余雖重累其詞亦安能出其意之外哉獨以余識公者編于太僕諸公美談之後以圖其不朽云

送劉僉憲秩滿序

正統元年秋山東僉憲劉公九載秩滿憲僚諸公屬肇于瑄以道其行瑄猶記從先君子宦游玉田時公

已自爲御史巡歷畿甸瓊時尚少雖未及承顔接辭于公固已耳其風棐之清峻矣及其歸内臺按資南穀具中樞遵左敭歷内外幾十餘年勁氣直節磊落落嶔巇人之耳目而瓊亦得聆其隱隱之餘聲焉于後先君子官滿去瓊亦忝科名濫官風紀時從朝之賢大夫士詢及公之履歷則公已僉憲山東矣而議公之賢者則如出一喙焉今年夏瓊以菲才誤叨

寵命來僉憲事乃始獲識公之面接公之談因而察公之心迹公之行則嚮昔聞公之名與今茲得公之實若執符契以相合盖無絲毫之差爽于是益信

公之賢爲不誣矣第以瑄晚進譾薄方將每事咨訪于公以冀寡過之萬一而公又以考績將行則瑄之慕公得公識公而不得圖所願于公者其情爲何如哉因諸公之屬筆遂道瑄之重公者如此以爲公贈若公之聲績久著于東藩名位行將陟于朝著則有公論在茲不復贅云

送劉憲副之任序

雲南古南詔地方數千里境與荆蜀百越接連俗尚獷悍自前古號未易治逮我　皇明天覆海宇于有永烝黎雲南雖去京師絕遠而擇人往蒞之如藩憲之

地出是人亦重慎勸勵人有讀詩書習吏事進士與
上國士齒者比迹相望獷悍之俗遂變爲輯柔之風
正統元年冬藩臬狀缺員于朝　上命在廷之臣如
例薦舉以補其職時山東僉憲劉公士清適考滿待
選天官遂爲所知薦陞雲南憲副或者以謂士清老
成士雲南絶遠地是其往也寧無幾微于心哉余曰
不然雲南雖遠而其民入版圖沐休澤者七十餘年
雪霜時降疫癘不興人之去來乎其間者若東西州
焉劉公茲行方将思所以上副　聖天子擇賢才任
風紀廣視聽決壅滯綏遠人之意夫何以遠近出處

較計于其間哉厥今倣古出入均勞之制任外官有重望者往往入補京職况劉公以堅挺之資通敏之識出入風紀者二十餘年今之往固宜年愈增而氣愈壯官彌高而志彌篤行見樹勳績馳聲譽而有還轅結軫之期又豈久淹于南服哉劉公道出山東憲僚屬余敘余遂繹或者之言以慰其行云

楊氏族譜序

山東憲僉楊公手其所作族譜一帙求爲之言余觀其敘厥次也斷自五世祖榮甫而下家世古今變遷與夫生仕出處始終皆歷歷可考據而其本支別

戚又各有統屬聯系而不差一舉目而楊氏之世得
焉公之用心亦仁矣哉且其五世之上略而弗書闕
所疑也五世之下詳而不遺傳所信也疑者闕而信
者傳與世之妄援誇大其宗而援引附會踈略失實
者異矣其用心又誠矣哉合仁與誠因譜以示教自
五世而至于十世至于百世公之子若孫咸能以公
之心爲心而儲善衍慶以及無窮則公之宗其有不
昌大者乎公以名進士爲才御史自在內臺時已荷
國家褒贈之恩延及其考妣逮既今職而又誥封其
身若家而公之進脩方銳則所以焜燿其宗增光斯

譜而貽教後嗣者又可量乎公之家世具見譜系矣茲不復贅姑書公之所以用心而足埀于後者以還之

贈僉憲袁茂實考滿序

按察古監司也上之踈通壅蔽俾一方之吏治得失生民休戚無微不達下之扶植善柔鋤薙強暴屏斥奸貪表援貞廉洗雪冤滯無民不安而又籌度天下之政酌以古今之宜苟有所知見必形諸建論是其職與古監司埒而又有言責繫焉任其職者必有剛果正大之德而又輔之以卓特明敏之才始為不忝

所任使類非依阿淟涊昧于事理不能爲時之重輕者所能舉其職是宜　國家簡任按察必于內臺秋官中拔其素有望譽者以任其職視他任使尤慎且重山東按察大臬司也袁公茂實由尚書刑部主事有能名擢僉憲事今九年矣所謂剛果明敏之德之才蓋兼有之故其巡歷部屬必嚴必勤蒐詰姦慝過抑豪暴疏滌枉滯洗濯善柔凡可以去害澤物者爲之不厭若饑渴之于飲食累數風紀之事公獨得其近而切者克舉所職真其人哉公考績行有日憲僚諸公屬筆于瑄以贈遂書風紀之重如此而公能無

息于心無隙所事而又進于則銓衡之下其聲蹟大小輕重自有公論者存進秩將自此始異日畢舉風紀之大而難者非公其誰望

李氏族譜序

譜牒之作所以重本始別親疎正倫理篤恩愛仁義之道備焉故士大夫苟有所作必慎于傳信而不敢易其事山東僉憲李公廷珪念其先世培浚本源引廸支條者遠有所自懼傳世久遠或失其次而無以篤親親之義于是自其高祖秀以下凡接于見聞者靡不紀錄其用心亦勤矣哉吾因考其世自秀以上

世居洛陽至秀始徙居偃師二縣皆洛份也也秀生敬瑞敬瑞生希聖希聖生五子昭熉彬明泰泰字文中郎廷珪父也文中先生少以經教授鄉里名聲大彰徹一時數爲人所推薦或仕或否竟不至于大顯李老洛涯有詩集傳于家廷珪得家學累官至今職阜阜有立生子奈奈生清自此其一支也文中先生四兄各以其系具見于譜李氏之世亦盛矣哉是譜也既皆廷珪得于聞見而可信者使其子姓宗族一萬目而咸得其世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幼其幼孝敬慈愛之風永久不衰則李氏之世愈遠愈昌所謂

仁義之道備于譜者于是益可驗其實矣李氏之子
孫其永保之

送太守楊廷實序

往年余承乏御史丁内艱歸山右則聞知趙城楊君
廷實有善政及余上京師道經其邑則見廷實正已
馭吏推愛及民興學養士凡爲邑之務先後緩急本
末鉅細靡不具舉益信廷實之善政非虛語及余在
内臺廷實考績來天官藩臬以其治狀聞于　朝又
爲所知推薦遂陞知南廣方上道聞其母夫人訃弗
果之官遂茲制終起復河間郡博泰如圭徵文以贈

之余謂廷實登科爲名進士出宰爲賢令尹背去[illegible]
年而善譽于人人遂有領郡之命廷實雖未到官得
試所設施然以其已驗之效推之吾知爲邑與爲郡
地雖有大小民雖有衆寡而治理又豈有二乎哉向
使廷實得臨南廣之民則其善政之流行亦何異于
爲邑而嚮可遠施則有加于昔矣方今　聖天子厲
精圖治備任賢能惟所宜爲不拘秩次廷實之行其
見用尚未可量惟始終一節忠乎國而愛乎民偉然
爲時之名臣則余之知廷實者益無爽矣是爲序

送黃布政致仕序

山東右布政使黃公自吏部郎官歷秩而來其爲政務持大體不爲苛察曾未踰年而敦厚謹信之行孚于大僚弘廣惠愛之風被于民吏衆方仰公久于職而公屬以國慶如京師不謀于朋友不告于左右遂上章乞致所事厥既得請復便道山東將旋歸于大江之南余因而歎曰人于一資之榮斗斛之禄猶不能無縻于心公以郎官之顯膺甸宣之重秩與內六卿相埒禄不下數百石有地方數千里而年又未至七十乃超然引去公之賢其遠于人哉公曰不然自百執抱關擊柝之吏皆常職職有不脩不當冒濫禄

秩以貽素餐之譏吾年雖未至而聰明筋力漸不逮人恒以位踰于德食浮于事爲懼幸逢　聖明優禮臣下之恩如天覆地育而不可勝載凡人臣年雖未滿七十有可去之狀者亦聽其去吾是以懇懇焉果獲所願將以壽吾舊鄉之山水丘壑以釣以釆以嬉以游以樂吾桑榆之年得免所謂素餐之誚幸矣尚敢以引去爲賢哉余又面歎曰世有不度所能否冒其職而怠其事亦有年已至而尚耽耆榮祿眷眷焉而不肯去者視公存心爲何如而公之賢果遠于人哉公行矣將見士大夫彊而方仕者法公位踰于德

食浮于事之戒莫不盡其忠而脩其職老而可去而進退之義皆可爲人之儀矩公之賢遠于人益信矣邑僚諸公咸重公之歸而屬余言遂書此以贈之

送李叅政致仕序

江右古文獻之邦名人鉅士習詩書尚行義進足以有爲于時退足以表厲其俗繼迹史氏代不絕書若歐陽公陶元亮輩文章政事高風淸節固已名當代而垂後世士生其間襲餘風而景賢範者累累焉由東叅政李公江右人也詩書是習行義是尚生逢盛時出其所蘊奮迹科目歷職郎署叅議河南廣東两

大滿胄未終考　聖天子承大臣薦舉之公議[illegible]
職公既祗命就官業所以報稱之道以年踰七十
于義當去遂上章乞致所事　詔允其請乃舉册將
歸大江之南憲僚請公屬肇于瑄以序其行瑄因念
始就河南鄉試時公以參議適知貢舉事瑄既忝科
名荷公知尤深遂今二十年矣瑄猥以非才由內臺
承乏山東憲僉而公又陞秩來參大政每追陪旦夕
視公爲先輩成德方將事事諮于公而決其可否而
公已引去矣是其私情能無望于公乎雖然公之自
慮審矣績其學出其有進仕于強壯之年于以忠乎

君而愛乎民義也愼其止謹其退乞身乎者適之哉
于以全其名而勵其俗亦義也進退之一揆于義而止
身求無愧于士君子出處之道蓋由其學有所得淵
江右諸賢之風而興起者乎所謂豪傑之士公其人
歟其名世其垂後固有在矣君夫故鄉之溪山林麓
足以資扁舟杖屨之嬉遊賓友琴書足以供鳳晨月
夕之咲樂是皆怡老之佳致而公之歸固自得之哉
不贅云

送黎參政致仕序

道與貴而南背乎百越之地延袤數千里危峰穿壁長

以大壑相與削援廻環深鬱莫測奇草異木生其間
者榮凋花實率不以時循嶺東南又背大海瀰漫旋
繞每晝夜晴霽滴星斗浴日月水之百怪靡不軒豁
呈露至颶風或作則濤波洶湧噴薄激摩霆轟擊之
聲震山谷其霧氣須洞轇轕范無畔岸洲渚雜國若
扶南真臘黃支婆利國之屬動以萬計而四時溫涼
燕爍之氣發作無節故居人行旅將息之道爲難今
山東大恭黎公嶺南清遠人也自讀書登仕出入中
外多歷年所官已達矣一旦引老將歸其鄉藩臬諸
公有以嶺表山川風氣之異如前所云者爲黎公告

且重其歸而勸其擇地以處焉黎公曰不然吾家嶺外舊矣封樹成列先祖之丘壠存焉閭里如昨童稚之交游在焉今之歸方將薦蘋藻以伸罔極之孝思具樽醪以欵平昔之親故又焉以風土之異移易吾之心哉余謂不忘所本孝也不遺故舊義也合孝與義可謂篤于人倫將不擇地而安矣風土之說誠不足以動念

歷亭送別序

濟水出太行之王屋山伏流出于濟源又伏流東走數千里散見于岱山麓祠崖渴馬之山至濟南遂有泉

湧出名曰趵突泉之流或泒而爲[illegible]

爲巨浸平湖經帶城郭北合清河以入于海其南多

美山層峰峭立連巒起伏直與梁岱龜蒙徂徠長白

鄒魯海上諸山聯絡角立相望泉之北渚有古亭遺

址巋然尚存即杜少陵與李北海宴集處所謂歷下

亭也遠近山光水色浮搖瀲灧其上下菱蒲荷芰紛

披獨耀其周阿蓋濟南得岱麓山水之勝而是亭又

得濟南山水之勝以故往來爲古今遊觀者之所適

正統四年夏金谿王君昌間由監察御史擢僉山東

憲副其尊府春官學士 公之友劉文謹適以事至京

師從憲副君來濟南聞是亭之美閒往遊焉則愛其山水花草之清麗徘徊終日眷眷然若不能去者既而戒行有日復取道亭下諸公咸賦詩以贈而屬余序余謂文謹行千里而來一無所求獨能訪古蹟而適意于山水物象之觀因是知憲副君所與必良士而學士公取人之不苟也篇什既具序以識別

送孔節文分教徐州序

職無大小皆天工也能脩其職斯于天工爲無曠豈可以職之崇卑勤怠其心哉闕里孔君節文宏厚而有容簡重而不泄勤于問學敏于文詞有先師之餘

言流風去年秋一舉登名鄉薦今年舉天下士試南宮登進士第者一百五十八人節支名列次榜有分教徐州之行節支欣然拜命將就道余往送之曰百職所司既曰天工分教之職有師道焉賢才之成恒必由之以師道而成賢才職雖非崇顯其于天工不亦重乎節支之往當思師之所以爲師言必出于道行必由于道教必本于道以是脩己以是淑人俾士子非道不知非道不行異日出而爲世用必能擇其道以忠乎君而愛乎民夫然節支于天工又何曠哉世有位不滿其望者往往怠其心而慢其職亦莫顧天

工之巧否也視節文安于所得而盡心所事爲何如

余因是知節文蓋能守其先家法益可貴重云

送浙江趙太恭序

今布政司爲國藩維即古方伯連帥之職上之　朝

廷大典禮大政令所以一民俗正民心禁民非者皆

欲宣布而遵行之下之方數千里之地連百十郡之民

所以察吏治恤民隱固封守者皆欲其飭理而申嚴

之而又時與監司戎帥協議濟時之要務以仰副

聖天子仁柔遠邇綏安海宇之心是其爲國家之倚

重繫一方之休戚外百司蓋莫重焉故著令選用藩

維必使廷臣推舉通經術知大體公忠廉謹才足有
爲而又必歷內外聲績著聞者以擢任之正統八年
方岳秩缺員于 朝詔廷臣如例推舉有以給事趙
公晃名聞者公素爲 上所簡知遂命爲浙江叅議
行有日給事諸公謂予宜有言以贈予獲與趙公游舊
矣公以明經中甲午河南鄉舉首選篤實寬裕之資
潔白備謹之行人所推服其典教山右能舉聖賢教
人之法作興士類士服其教出而爲時用者甚衆及
兩任給事小心愼密事 上盡匪懈之忠當官無回
互之失經術才行著績內外者克有之是宜有今茲

之峻擢焉公行矣宜廣德意備舉庶政與凡濟時之要務皆公之事也尚當推其已試之能勞心焦思知無不爲爲無不當俾東南連城數千里官知奉法民知樂生內治益脩外患不作將隱然爲藩維之重臣冀不負　國家選擢倚任之意是亦諸公之所望也若徒曰有方面之榮耽其祿而怠其事予知公必不然亦豈諸公之所望哉以予與公故舊于贈言也前以頌而後以規

宜人孫氏壽辭序

洪範九五福之嚮而壽居其首傳謂有壽而後能饗

[illegible]福吉哉斯言也嘗觀諸天地之造化人稟厥成于
[illegible][illegible]精之始氣之長短而人之脩夭自焉是以或得其
上或得其中或得其下莫得而齊間有脩其氣之長
者由中壽而至于上壽饗福源源而未已豈非人之
至願哉宜人孫氏東荆良族來配錦衣衛正侯王公
鏞克孝克順克慈克教中饋之行日彰戶侯役者若
干年矣宜人撫育厥子鍾卓有成立是尚是賢暨厥
婦孫備養弗違宜人壽登八十矣而氣貌日強驗
乎上壽之域得氣之悠長而饗好德富厚康寧之福
而未艾者宜人之謂歟予鍾喜其既壽與其不衰來

承辭以祝之則爲之言曰賢哉孫母鍾氣之元秉願是則克配名門中饋是脩內行彌敦夫荷寵錫厥推惟思歲時命服載章其身教子有立行義著聞就養備至洎厥婦孫母年躋邁母顏猶新既壽且祉繁樂欣欣子心旣悅子孝孔純祝母遐壽逾百其句我雖纂辭以相其勤

贈萬太守秩滿序

余忝辛丑科名今將三十年矣當時同登進士二百人列任 建臣陟布藩郡者前後相望其聲實卓然顯歷愈久而事業愈茂者蓋可數焉今平陽太守萬

公以江右文儒之英一舉而進于二百人之列及任南京都察院福建道監察御史能以風紀之節自砥礪其論事急于大體而緩于碎微議法雖輕重不同而必要諸平恕糾治必以實而不過爲增飾事長官穪自處如何不隨其意爲俯仰遇吏卒端巳率下不假與辭色一時臺官雖趨向不同咸推服以爲能九年官滿　朝廷方選京職之有聞望者以補郡大臣交章薦公遂陞知浙江嚴州府嚴東南大府也小民散處下邑懸隔幽遠苟有不得其直鮮能以情自達公至之日推誠以通上下之情令脩于几席人自得

于海山千里之外皆翕然稱其有古循良風未幾以
家艱去官及起復來知是府公因其俗而行之以寬
簡府屬僅四十地方千里民以萬計無追呼之擾而
事皆集無凌誶之察而訟自清無徵集之煩而民自
勸無督促之嚴而士自勵聲稱之美甚于江浙先是
屬邑之民聞公滿期將近則皆奔走懇留于藩臬上
官不約而同者數千人公固辭焉所謂聲實卓然敭
歷愈久而事業愈茂者公其一二百人之表表者乎公
行有日絳守王汝績以余與公同年也來徵辭以贈
之余遂書公之事業著于郡守者如左即是以推世

則之與公論有所在而其歲歷遠大之績又可書者

贈知韓城李君敬序

韓城古韓國也居河山之間地廣民衆先時爲邑者率多與吏民不相得逮以是去人皆謂其風土剛勁民好伺察其長之失而中傷之關陝邑之劇而難治者必曰韓城云今令李公君敬以鄉貢進士來知是邑始拜官時人皆以韓城之難治如前所云者爲言君敬不以介意及到官痛刮剔官府里閭宿弊潔身以先之祿食外一毫不以漁民自奉甚儉至馬不食粟潛知也檢飭吏卒非公故不得出縣門人以賄交

者悉皆拒絶民有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敦本厚俗之道辭氣懇懇出于誠實民爲之感動信旣在民凡事不待督促而集賦稅以時里閭無事居敬在官始終如一日由是僚吏民庶皆服其廉公聲稱之美著于遠近及九載考績將去民恐失之不約而合辭乞留者千百人藩臬以其狀上　朝廷以民之安之也陞秩俾還所治居敬固自持不易民之信愛益深予謂天下古今人心一也謂獨韓城之民難治者豈理也哉吾以誠感其民民亦以誠應吾以智能其民民亦以智應猶影響之于形聲也切怪長民君子

誠之不足而歸咎于民之難治殊不知自求其誠使持身之廉處事之公一出于誠人將信愛之不暇又焉有不可化之民哉韓城之民前日之民也何前日之難治而今日易治乎由君徹知民不可以智籠可以誠感故其持身處事者皆不敢舍此而取彼積其誠信之久民皆愛慕不已將去而猶攀留之尙何難之不易哉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謂其難治但當責其治之之誠有未至焉耳如有不信請質于君徹云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五

文國公衞先生文集卷之六十五

古語于居易之云

言其難治之士當責其治之之道有未至焉耳勿咎不
之不足恃以是知天下古今民心皆同有民社者勿
藏信之久民皆愛慕不已此天而猶留之尚何難
以議疑政其持身處事者不敢舍此而求收其
之難治而今日易治乎由君陳知民不可以智籠
焉有不可化之民先儒論之民曰頑民何前日
者夫之謂處事之人公一出于誠人得信愛之不謂文
之不及正難治于民之難治象不知自求其責故

文清公薛先生文集卷之十六

門人關西張鼎校正編輯

序

送僉都御史李公陞秩序

景泰元年春　聖天子作新政治大簡賢能擢任都憲以廵撫方隅肅清部屬于時貴州方用兵討叛苗四川給兵餉率取道播州以往播之四境皆密邇賊巢蠻獠往往乘勢結黨類據險阻以剽刼餽運甚至烽屯蟻聚攻城邑掠傳馬焚民社以流毒遠邇播州幾將危不可守粮道殆至阻絶今僉都御史李公時

任四川憲副聞播州告急即馳往救之及至指授將帥方略嚴立賞罰以忠義激士卒之氣或潛擣賊巢而乘其虛或分擊賊衆以弱其勢將士奮力屢戰屢捷兵氣既銳群蠻潰散因遣人四出大布　朝廷恩信開其自新之路由是林蠻峒蜑懾威感惠狐鼠遁服不日而寇迹殆絕播境落然向之竄者全阻者通餽運安行無警故使貴之將士食足得以成討叛之功者皆公全播之力也事聞　朝廷因遣使賚勅褒陞今職且俾巡撫四川凡軍旅政事皆得以便宜處治時璫來董餉適會其有陞秩之命因稱僉璫皆曰

內臺出僉山東按察時公已自由進士推官御史是後雖絕不相會者二十餘年而公風紀聞望揚乎內而振乎外者則隱然嘗接聽聞瑄去年起家承乏大理忝與在朝公卿之末議間其論天下外臺得風憲之體者每以公爲稱首且以其未得重用爲嘆今茲公旣陞秩有都憲之榮又受命有方隅之寄朝論之公斯爲允愜雖然公全播之功固大迹其所以成此功者由其忠賢之實素所蓄積者非一日也然古之賢人君子于已功愈大而賢愈彰公負俊偉傑特之才必以古之大賢君子自處愈勵其功愈勉其賢又

將躋崇庸參大政决大事樹大功于天下垂聲譽于無窮是豈特立功名于一時而已哉瓊樂道人之善而視其有大就者也故書此為公贈

栢臺春霽序

自漢以來風紀之署或曰御史府或曰內外臺即今之察院也臺曰栢臺或樹栢于臺也栢臺曰春霽春者發生之時霽者光明之日也泰和羅君承彥由名進士為才御史名其卷曰栢臺春霽得無意乎人皆知秋冬為收斂之時雪霜為慘肅之氣而不知陽春光明發生之機實兆于此也御史之職其立于朝則

教色正言以論天下政事之得失以察大小百官之邪正其巡歷部屬則剔抉姦蠹扶植善良以澄肅一方之官吏內外之疑獄秋官之不能辯按察之不能理郡縣之不能决者皆歸之御史爲之直其枉雪其冤故其任綱紀耳目之重峻振風厲端方凝肅持三尺以明天討直者秋冬之候雪霜之爲氣凜然之可畏也然固幹政事之得失進退百官之邪正含扁茹冤者爲之洗濯別白變翕聚之機爲亨泰光明之氣象此羅君以柏臺春霽名卷者爲有意也君今年夏須節來按川蜀間以其卷示余且求爲序余既論其

梗概于前矣川蜀去京師萬里屬吏清白汚濁之狀小民幽遠隱伏之情與夫積年滯獄之不得疏理者皆巡歷之所當急也君以是自名其卷殆見行臺所重清白顯而貪濁黜幽隱達而滯獄清如春和景霽而川蜀之民咸被其煦育之惠燭耀之光風紀之振孰有過于此乎雖然是特一方之政耳君方年富而志强氣清而才鋭自是歷階以升推栢臺春霽之意于內臺于天下施之無不達則人被其澤者其有窮乎若徒以憲署春和景明優游自適而不以先務為急則非所望于君亦非君之意也

贈僉都御史李公平蠻序

敘之筠高珙四縣民雜華戎僻居山谷景泰元年春其編戶之蠻民與永寧諸蠻聞討貴州叛苗川蜀之精兵悉發以往乃潛相誘結乘勢爲亂遂和通應蜂屯蟻聚不可爬梳既焚劫山谷諸縣遂散其醜類東掠江安納溪南攻永寧官民廬舍男女財畜多被其焚毀擄虜近賊城郭皆閉門警守軍民率徙家奔竄全蜀爲之騷然不寧于時四川三司調集民兵自敘以達納溪沿江列營壘爲防守之計涉春及夏屯戍既久無能決策進兵者　上乃遣使賫璽書命都

察院左僉都御史李公督軍討之且聽以便宜從事時公方董播州之役聞　命即馳至江口歛諸屯戍民兵爲二一以其未閑教也亟命諸將練習之逾月知其可用乃先遣知鄉導者入蠻境以覘地勢咸以下羅計扼賊衝要且粮道便利可以駐兵公即率諸軍進據其地公覘地圖烏蒙芒部二府當諸蠻寨之後且其與叛蠻爲類不有以結之蠻賊急走其地將逋誅爲我敵矣乃遣二府土官重錦各一紙使拒賊後實解散其謀也又遣一軍屯江口爲下羅計之聲援戎筠皆分兵爲犄角之勢部分已定乃集將佐議攻

眾之計皆謂公規畫審密如此賊已在術中矣以兵擊之易若摧枯拉朽耳公曰不然討蠻寇當用長謀遠算先布威信以招徠之尚有不服誅之未晚且蠻賊比之禽獸勝之不爲武惟不戰而使之來降計之上者也方今　天子聖神仁明且璽書許以便宜從事雖曰督軍致討實欲以德懷柔之也遂揭榜出令曰諸叛蠻有能自拔來降者貰其罪負固不悛者兵誅無貸時未幾蠻首聞令來降者踵至公復勞以酒食遣轉告諸蠻之未聞令者三月之間蠻首悉詣軍門請降盡還其虜掠之老小公乃陳兵集諸蠻諭之

曰一 天朝總統萬國威令所加無強不服爾蠻乃
無故相率爲亂以王法言之必誅不赦惟 聖天子
神武慈仁以爾蠻實頑無知故不忍即加誅滅嗣爾
既往之愆開爾自生之路自此以往當謹守約束共
享太平若仍懷反側即誅無遺種群蠻皆惶汗伏地
曰願永遵教條不敢再萌前惡公即散遣群蠻使各
還其居罷黜諸縣官之貪暴無狀者選賢能爲令佐
以招徠撫摩流散瘡痍之民蠻怨既平遠邇之心遂
以寧輯師還四川軍民父老填郭溢郛懽呼前後迎
公以入藩臬都閫文武大吏咸賀公之成功公曰是

聖天子之威德將士之用命某何功之有
藩臬都指揮諸公既相與言曰惟此敘功實僉都公之
成公又推而弗居其賢愈不可及不可無文以張其
事乃相率來求余辭以贈之予謂僉都公伐敘蠻兵
不烈刃而坐致一方之寧息是雖　聖天子之明能
委任公以便宜之柄然非公深知慓桀爲上策其孰
能宣布　聖天子丕休顯德哉及群公賀其成功又
推讓而不居誠得大易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之義
矣且僉都公之美績如此將見　朝廷陞賞之命不
日而下寵冠方隅名光史策雖欲辭之不可得也

贈四川大參楊伯玉序

人之會合出處豈偶然哉蓋皆有理存乎其間也正統紀元之夏余自內臺出僉山東按察事一時多君子之僚同官楊君伯玉與余情好尤篤不數年間伯玉任滿陞四川參議余亦誤蒙　朝廷援擢承乏大理少卿正統七年伯玉朝覲京師余得與之一會又明年余以不能厥官放歸田里遂躬耕河汾之間分將與世終老無聞西望川蜀江山萬里雖欲與伯玉再會知其必不可得已前年冬余復起家為大理丞無幾何聞有川蜀漕運之命復得與伯玉會于此夫大

以余之老劣無能退耕田野伯玉之精明練達叅倍大藩出處途異相去萬里已謂茲會之必不可得而及今得之所謂有理存乎其間者信不誣也且理者天而已孟氏以行使止尼皆歸諸天其不以是哉今伯玉九年考滿余亦上章乞老于朝伯玉既將東去余得報亦且北歸矣後來會合又未可必余與伯玉亦惟皆聽于理之自然復何容心于其間哉伯玉歟歷內外風紀之司陟叅大藩旬宣之政其處心其操行其事業其聞望卓卓在人耳目今茲考績之行自有重用老成之典在固無庸于贅言姑序余與伯玉

之會合出處皆有理存乎其間者以識別

送鄭侍郎歸省序

景泰三年春南京刑部侍郎鄭景陽以其尊府侍郎公年及八十有四上章乞歸省于家　詔允其請戒行有期京師士大夫與景陽游者咸屬余序以贈其行予與景陽爲同年進士知景陽爲尤深景陽自給事中累陞秋官左右侍郎值　聖朝舉推恩之典其尊府兩受褒封之榮皆如景陽之秩今景陽之歸去其家廬之距城水行不滿千里想其升堂展省之際命服在躬樽俎在席昆弟在列子孫環擁于先後就

朋盍簪于庭闈以次奉觴而祝其尊府之壽考康寧
者內外同然一辭循循秩秩愉愉怡怡德齊和氣藹
于鄭氏一門天下之榮且樂孰有過于此乎雖然景
陽之尊府所以有此榮樂者夫豈無所自哉蓋由德
爲之基也余嘗聞景陽之尊府好讀書急于行義惟
以孝弟忠信教其子孫而語不及私利其子孫又能
恭順敬畏而不忘其義方之訓居家脩德于其鄉爲
仕脩德于其官孝弟忠信之行充諸內而達于外故
景陽得以荷　朝廷之寵光其尊府得以饗子孫之
榮養貴富以德致故其事有足稱者使其無德以爲

之基雖有如吾人貴出一時厚祿萬鍾備軒冕三牲以奉其親者人將以爲幸而致亦何足道哉景陽行矣晨省之餘其尚遙歸官署益擴其尊府之訓專心一志脩其德而盡其職推而爲　國家之偉績著而爲刑期無刑之事功始終一節惟德是崇又將播之聲詩勒之金石垂之後世予以顯揚其尊府之德譽于無窮又豈特快榮樂于一鄉一時而已哉予弗獲辭所屬遂書此以贈之

送陳僉憲永言序

皇明內設都察院各道外設按察司以綱紀百僚作

與政治御史憲司官爲　朝廷監司耳目之寄得其
人則綱紀以振百司以肅而天下之政治爲之興起
列聖相承咸重茲選御史必于進士及有望儒臣擢
任憲司有缺員必于御史有操爲者陞用之而凡吏
胥雜進之才皆不得預焉風紀之職厥惟重哉陳君
永言以名進士任南京山西道監察御史操守堅正
于衆之所嗜好者輕如鴻毛不爲區區外物動其中
逮茲歷職五年清白之節始終如一日其蹝時政雪
寃抑剔姦蠹撫善柔擊豪暴皆以公平剛毅行之而
無所回互曲撓不惟風紀振于畿甸而爲文武庶司

之所稱揚雖一時同官咸推以爲不易及其于耳目
之寄殆無愧矣哉由是聲名著于兩京適陝西僉憲
有缺員天官即具述永言所以能官之狀于朝　上
即陞前職詔使便道之官繡衣諸公相率來請余序
其行夫風紀之重永言之能余固已言之矣今茲關
陝之行永言但當益思所任之重愈勵其節而以其
已試于內臺者擴行于方岳之間政事有壅滯必思
所以達之刑獄有寃抑必思有以伸之姦蠹在所當
去梟良在所當植强暴在所當擊與凡風紀之當爲
者以次條舉而無替其前日公平剛毅之心行見風

紀振于關陝者將信于南京來近年方岳藩臬之臣有聲績入而爲列卿都憲大僚往往有之誠使永言之聲實著于關陝流于 天朝其入贊重用之漸蓋可期哉

送朱知府赴任序

古者封建五等之國分土不過百里下乃五十里而止耳後世列郡土地之大者方千里小者亦不下六七百里其視古之侯國蓋加數等生齒之繁動以萬計而凡禮樂教化之宣布法度綱紀之防範民業在所敦厚浮末在所懲抑官吏在所廉察盜賊在所消

弭與夫租稅儲積軍國之需疆域城郭保障之防皆萃于郡守之一身得其人則百政備舉方于百里之民相與熙然以寧不得其人則庶事隳弛人有不得其所者多矣是則今之列郡重于古之分土者較然明甚以是　國家選用郡守必于耳目近侍六卿之屬有才賢聞望者擢任之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朱廷儀為天官推選遂受　朝命陞知湖廣常德府事將行其內臺同官諸公偕來請余文以贈之夫郡守寄託之甚重　朝廷選用之匪輕余固已言之矣余聞廷儀以其尊府國子先生希亮家庭之教其講求

脩己治人之道必以古聖賢爲師法故廷儀自舉進士登風憲振紀綱去貪猾雪冤滯恤民隱以及巡歷部屬閱練軍士靡不正己以正人由是能聲赫然彰著于兩京蓋推其家庭之學見諸行事者如此今茲之行常德爲荆南之大郡襟黔巫而帶江湖方百里蓋八九民庶散于山谷川澤之間所謂禮樂教化刑政紀綱之宣布防範民事吏治寇盜之廉理淸肅以至錢穀封畧之區畫廷儀行將次第舉行而無遺又豈待于余言哉然風紀民牧事體雖殊而治理則一廷儀疇昔之振風紀旣以正己爲先今其統一郡之

民布一郡之政獨不在正已爲本乎已正而左右僚吏正屬部正以至庶事無一之不正則事脩于凡庶之上而人得于湖山之外所謂千里之民熈然相與以寧者有必然矣古之賢諸侯多入而輔朝政漢之郡守有治績者或徵爲相　天朝在廷大臣有缺亦于外郡守有能聲者陟用之夫以廷儀之賢固安于所職而無僥望之心然使他日政績茂著聲名揚播則公論有所歸廷儀雖欲緩入用之期其可得哉是爲序

送干知府赴任序

大理古南詔之地唐虞三代不及以貢賦漢唐宋歷代不登于版圖惟我　皇明有天下德威誕敷無遠弗屆由是南詔之地列爲雲南布政司而大理則爲雲南之大府八九十年之間　朝廷禮樂教化之所漸被而南徼之俗稍變而有華風然以其地去京師萬餘里尚有獷悍未盡革者故視中國諸郡爲難治朝廷選用牧守必于風憲近侍中有操持幹局練達時俗者俾往踐其任由是南京户科給事于廷玉爲夫官所推薦有知大理之行命既下南京通政司泰議李震偕黄門諸公來請序其事以贈余謂大理爲

雲南大府地控諸番人雜夷獠其視中國諸郡雖曰難治然地有夷夏之殊而心無彼此之間廷玉誠能正已心以正其左右以正其屬吏以正其編民凡典章法度爲治之具無非心之正以推行之則彼獷悍之難治者皆將各以其心而怵廷玉之心不勞于刑法之嚴峻智術之籠絡自皆感化于正而相安于無事之域又何難之不易哉使不能以正心爲本而徒騁乎刑法智術之末以强其人之必從雖易治如鄒魯之民亦將扞格而不可化況遠人乎夫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廷玉由名進士列官近侍者有年

今既以操持幹局鍊達時俗之行之才爲 朝廷之[illegible]所簡擢以牧遠郡之民必能正心以爲政如前所云者則彼難治者將不見其難而但見其易于以樹表遠之佳政于南服流清淑之令譽于 天朝則考績之公論有在廷玉雖欲辭崇高之峻步其可得哉是爲序

送劉知府赴任序

景泰三年秋南京刑部湖廣司員外郎劉茂先以吏部移檄知四川重慶府事將行其闔部同官來言于余曰茂先老成士也爲永樂甲午山東舉子初授監

察御史兩任開封彰德府推一叅都督府戎政五轉而陞秩秩官揚歷中外者四十餘年矣持身謹飭無懲尤之及所至俱有聲蹟迹爲大臣所推薦受　朝命陞知大府吏部擬俾便道之官行有日矣願先生一言以張之余惟今方岳之間旬宣有藩垣監司有按察皆掌治民之大綱而已至于郡守則于治民尤親而重者其政自府而達之州由州而達之縣民之休戚係于州縣郡得其人必能正巳以應問州縣吏治之得失能其官者獎勵而舉揚之貪虐病民者條奏而黜罷之使州縣之吏舉稱其職則小民遂樂生

與事之願無愁苦歎息之聲而藩垣不勞于旬宣按察不形于糾劾而一郡大治矣故自漢唐宋以來選用牧守率難其人　朝廷近年尤重茲任往往選臺閣之臣有名望者出知列郡夫其任之也難則其責之也重得與茲選者其可不思所以副　朝廷選任之意而盡其職哉今茂先以老成練達之才受知重臣拔自郎官出知大府誠欲盡其職而副委任之意惟能推余所謂正己以廉問州縣吏治得失之言以行之則千里之民蒙其惠于下藩臬三司安其賢于上而重慶之治績將冠于川蜀之列郡矣茂先其勉

之哉是爲序

送楊恒健先生歸徽州序

景泰二年冬禮部尚書楊彥謐承 詔調南京大司寇余亦奉命承之大理與彥謐偕來之官彥謐道語其家故錢唐先考尚書公洪武間教諭星子叔父侍先祖就養後尚書公以教有成績兩任邵武徽州教授丁先祖憂服闋遂家于徽州于時某與弟宜俱幼鞠于叔父教以經史諸書遂皆有成立某登進士第歷任秋官陞侍郎再陞禮部尚書今調官于兹弟宜亦由科第爲御史每念某兄弟所以累荷 朝廷之

寵擢得至顯官饗有厚祿者皆先尚書公之積善餘
慶今叔父之教育大恩先尚書公既早世養已不逮
矣今叔父家居康寧吾不可以無報彥謐之官則年
九月遂迎其叔父自徽至南京其叔父即恒健先生
也予時彥謐同游在京諸卿大夫皆往拜先生于門
彥謐旦夕啓告定省承顏温色所以怡其心志致其
耳目之奉者靡所不至蓋發其欲孝尚書公者以孝
先生也居凡幾月適彥謐之弟宜表繡持節亦使廣
南道過南京乃得拜先生于彥謐之官舍叔姪兄弟
遂一時之會合天下榮且樂何以加于此哉既而先

生將歸徽州諸卿大夫咸謂余宜爲文以贈其行余惟彥謐嘗談其先尚書公之世德始終以及其叔父恆健先生之鞠育教誨而克有今茲之光榮蓋皆感念存發仁孝慈良之性發于心而見于辭者及先生就彥謐之迎養彥謐又盡其所事之誠孝如此先生有猶子如彥謐者固已充然而樂無不至矣又適彥謐之弟宜示繡持節便道省謁則其樂又何如哉先生今之歸也其子姪之仕者既能彔公正廉清之道盡忠孝于國家其子孫之處者必皆習禮義退讓之教盡忠孝于鄉里忠孝之行萃于楊氏之一門不

恪可爲鄉邦之彝式亦可垂諸後世而爲忠孝勸矣雖然京師去徽不满千里今先生之歸與雖切而彥謐孝養之心未已也時和景良先生尚數來遊以慰彥謐之心則慈孝之風益可仰也是爲序

送鄧大叅赴任序

景泰三年冬福建鎭守大臣走驛馬上章闕下以福建布政司左叅議員鈌乞選老成持重有施爲者來任其職前四年時福建境內寇賊竊發流劫爲患雖官軍討捕久已寧息而民困于輸給掊歛尤甚數年之間凋瘵尚未盡復而危疑在所當安故大臣奏欲

布政司叅佐得人如此之急且重盖以安民之政出于旬宣也鄧君不二由名進士兩任刑部主事陞南京刑部山東司郎中凡十餘年持身敬謹不妄有所爲用法平而恕凡事情之盤錯難析者不二剖决之立得其理所謂老成持重有施爲者不二真其人也先是大司寇楊公應　詔薦擧賢而在下僚者以不二爲首章上未幾適福建缺官奏亦至天官乃具履純之行于朝　上遂擢爲福建布政司左叅議且使馳驛之任命下秋官與不二交游者來請余文以贈之余嘗竊念我　太祖高皇帝混一華夷仁義禮樂

之澤涵養煦育無間遠邇八九十年之間循守民分熙然寧息惜時福建之民即前日之民也何前之感悅誠服者如彼而近年之寇賊竊發者如此雖其弄兵假息之誅不容貸然爲之長而司方隅牧民之政者其可不求其故耶往事既已然矣今不二蘊所有負所望當大臣奏請之急爲司寇天官之知荷　聖天子之明陞貳旬宜其可不思所以盡其心哉必當推其在秋官素所蓄積施爲者于大藩潔已以正左右俾大小之事無一不出于正持正道以臨下欲民之安必先去其病民者大而貪殘守令在所當黜小

而豪猾吏民在所當治牧守得人豪猾歛迹小民無朘削脂膏之若無吞噬兼併之害則向之凋瘵可以復而危疑無不安靡有以廣　國家涵養煦育之澤如前時而連東南數郡之民莫不樂生興事室家相安方將頌太平之治歌何宣之良不暇又豈復有近年之患哉不三之政績既著于南服其聲譽自流于朝右又將躋崇庸恭大政而所施者詎止方隅而已乎余以諸君之請不獲已既視規之又期望之是爲序

送黄僉憲之任序

聖朝外設按察司以綱紀方岳之庶務兼察有司之邪正與凡時政之得失生民之休戚皆得以直言而無隱其職分行事與內都察院各道相表裏官之賢明忠良者得以舉揚而奸貪廢事者有司自六品以下皆即逮治五品以上及武職則奏請擒拏隨其情之重輕謫罷懲艾之按察關乎政體之大而受夫委任之重如此居其官者其可不思所以盡其職哉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黃君廷永領福建之貢院登進士高第學知有用自任風紀潔己正人持公用法直言正論深達憲體之宜故其聲譽振敭乎兩京值

朝廷大明黜陟遣大臣巡考藩臬諸司之不職罷斥之由是按察多缺員廷丞遂荷　勅命陟僉浙江憲事且俾便道之官戒行有期其同官諸公重廷丞之去借求言以序其行夫按察與內臺相表裏關乎政體之大受夫委任之重余固已前言之廷丞以內風紀之職陟外風紀之司今之往也余知其關于所職譬之車走坂舟順流駛駿之騁康莊鷙鳥之便順風庖丁之游刃無餘地師曠之審樂無遺音凡憲職之宜行者將無絲毫留滯繆錯之患亦奚待于余言雖然余尚有告焉勤于始而怠于後者人情之常切見

古今號稱名士大夫或能建名節于壯年而不免詒豈約于晚歲故曰官怠于宦成廷永賢者必無是失尤願始終其心始終其職始終其節則年愈進而望愈隆任愈久而績愈茂異時歷階以膺顯擢其將以其振風紀于一方者推之于遠大惠及生民光于邦家不惟著顯譽于一時又將垂英聲于無窮矣余知廷永之賢能受盡言故于諸君請序其行也舉風紀之重既頌之于前而復規之于後云

贈凌大參之任序

聖天子臨御之四年大明黜陟之典以作興政治乃

初遣大臣巡考天下方岳郡縣大小百司廉明有爲者奏陟之濁闒冗懦者罷斥之由是藩臬多缺員南京刑部郎官麥文琇老成練達乃爲天官所推擇以其名聞于 朝陞湖廣布政司叅議湖廣爲天下之大藩東北與京畿河南相接西南連黔蜀貴播嶺南及諸溪峒地大以遠徭其租稅之入兵士之出倍于他藩而凡條章之宣布吏治之得失民生之休戚盜賊之清理以至撫柔蠻夷之方皆于布政司是責其吏琇爲天官之所推選 朝廷之所陞擢佐此大藩其任重而匪輕也明矣今茲之任宜何如以盡其職乎

必當念厥今布政司總統千里之土地吏民盖與古
方伯之任相埒其僚有使有叅政以及叅議皆高品
大官也夫其秩之崇則其責愈重所謂租賦兵甲條
章吏治民隱弭盜安邊之屬政既萃于旬宣之司文
璇欲盡其職所當盡必于是蚤夜勤志審度其先後
緩急之宜次第而舉行之使方隅百事理治于上屬
民安生于下斯無愧于旬宣而可追擬方伯之任不
然一方之政弛即一方之民不得其所旬宣既罔稱
方伯亦難擬夫何免于誚讓之及哉文璇發身舉子
必習于脩己治人之學及三為郡屬必閑于為政讀

施之方今茲寵擢而膺重寄殆見其必能以公滅私
廉政畢舉以是而盡旬宣之職以是而擬方伯之任
他時政績茂著聲譽流播陟明之典將有所歸參佐
云乎哉文琬陞秩之命既下且俾便道之官行有日
其同官王公載合凡昔從文游來求余文以贈之余
雖未獲交文琬而知其處心行已之詳然以天官遴
簡之公 聖朝陞擢之峻與其朋好惜別之勤則其
爲人必有可取也無疑遂書此以塞諸君之請而道
文琬之行

